

长篇历史小说

大唐

——大唐风采

杨友今著



大唐风采
英雄基业
文韬武略
开创盛世



北京燕山出版社

I247.5

169/1

2



* T 0 1 6 3 0 8 *

骚 唐

——大唐风采

杨友今 著

ABZ37/0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大唐风采》是一轴描绘唐朝开国和走向辉煌的长幅历史画卷。隋唐两朝鼎革之际，风云变幻，烟尘四起，群雄逐鹿。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等乘乱晋阳跃兵，西渡黄河，攻占长安，建立大唐帝国。顺应统一的历史潮流，一一削平薛秦、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宫廷倾轧，明枪暗箭，酿成玄武门事变。李世民即位，君臣事同鱼水，共理天下，先后征服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和亲吐蕃，安定边防，偃武修文，开创了历史上放射出夺目光辉的贞观之治。

小说运用丰富的史料和传说，驰骋想象，以独特的视角，熔铸多种艺术手法，多侧面、立体化地刻画了李氏皇族、裴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世勣、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魏徵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扭结着错综复杂的爱恋和隐情，如李渊与尹氏、张氏，李世民与长孙敏、白雪公主、大杨妃、小杨妃，李建成与柴氏、白雪公主，以及建成、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的暧昧关系。生活气氛浓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结构紧凑，风格凝重，文字流畅优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作者美学追求的新探索，新收获。

目 录

一	多事之秋	(1)
二	连环美人计	(12)
三	化险为夷	(24)
四	李渊登坛拜大将	(36)
五	哭谏	(50)
六	西渡黄河	(65)
七	攻取长安	(79)
八	强扭的瓜也甜	(98)
九	赐名承乾的风波	(112)
十	高处不胜寒	(126)
十一	好汉弯上转	(147)
十二	浅水原决战	(164)
十三	殊途同归	(185)
十四	程咬金负荆请罪	(201)
十五	激战美良川	(216)
十六	穷追穷寇	(231)
十七	魔师东征	(249)
十八	兵临城下	(265)
十九	牧马计	(283)

二十	逗留洛阳	(302)
二一	凯旋背后的暗影	(318)
二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37)
二三	攻城战与攻心战	(359)
二四	平定江南	(377)
二五	雪崩	(395)
二六	谋叛	(413)
二七	明枪暗箭	(428)
二八	喋血玄武门	(450)
二九	一次宴会化解一场战祸	(470)
三十	拉开贞观之治的序幕	(487)
三一	翦灭东突厥	(502)
三二	天可汗	(517)
三三	曲水流觞的游戏	(535)
三四	可怜天下父母心	(554)
三五	《十思疏》	(578)
三六	宠幸	(597)
三七	毁灭与新生	(617)
三八	《括地志》	(634)
三九	鹬蚌相争	(655)
四十	春梦	(673)
四一	御驾亲征高丽国	(693)
四二	参天可汗道	(717)
四三	情与欲	(739)
四四	霞光	(758)

一 多事之秋

近年来，太原留守李渊和次子世民之间的磨擦日益明显，彼此心照不宣，俨然产生了严峻的分歧和隔阂。李世民愁眉锁眼，急得火烧火燎，好像有一盆炭火在心里燃烧，他一门心思要找李渊倾心深谈，说服父亲趁天下大乱之机，从晋阳起兵，夺取隋朝的江山。向来以果决著称的李渊，却一再徘徊瞻顾，犹如辕驴一般辗转缠绵，举棋不定，不肯贸然行动。

一代暴君隋炀帝杨广残暴不仁，骄奢淫逸，然而又色厉内荏，猜忌多疑。隋室重臣高颎、贺若弼等背后议论了他几句，便惨遭杀害。薛道衡在诗中写出了“空梁落燕泥”的佳句，他嫉才成恨，杀道衡时竟无耻地说：“还能吟‘空梁落燕泥’吗？”王胄也因诗中“庭草无人随意绿”的名句而被他赐死。他喜怒无常，眼睛一红，就不认得人了。内外臣僚莫不重足而立，人人自危。李渊也不例外，有一次，炀帝召他去行宫，他胆战心惊，托疾未去觐见。杨广龙颜不悦，问后宫李渊的外甥女王氏：“你舅舅怎么没有来？”王氏回答说：“他病了。”“哼，”炀帝鼻孔哼了哼，“是不是要死啦？”李渊得知后，吓得浑身如筛糠一般颤抖，佯装糊涂，沉缅酒色，韬晦掩盖，以免皇上深加追究。民间传诵歌谣：“日月照龙舟，淮南逆水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季无头。”方士进言：“诛杀海内的李姓，以绝后患。”杨广动辄毁灭了右骁卫大将军李浑一门三十余人。李渊的姓也著于图讖，而且手握兵符，声名昭著，他忧喜参半地对世民说：

“我的祖父李虎封唐国公，太原是其属地。现在我担任太原留守，说不定是上天的安排。”

“爹，咱们举旗起兵吧。”李世民怂恿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隋朝气数将尽，失今不取，反而会招致灾祸。”

“不。”李渊平伸出一只手臂，打断了儿子的话，“条件还不成熟，还得静下心来等一等。”

“主上的眼睛已经盯到了你的身上，若要死中求生，就得铤而走险。”

“欲速则不达，切切不可操之过急。”

“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李世民急得额头上青筋暴露，双眼睁得如铜铃一般大小。然而李渊的脸色和神态却毫无改变，稳重，沉着，出言谨慎，从他那蓄着浓密胡子的大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是称量过似的。他在静观时局的变化，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

杨广弑父篡夺帝位后，先后营建东都洛阳，修筑西苑，开挖大运河，三征高丽，巡游不息，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大业七年(611)，王薄在山东长白山揭竿而起，揭开了隋朝农民起义的序幕。接着，出现了翟让、李密的瓦岗军，竇建德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的江淮起义军，林士弘的农民军控制了长江中游至珠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大业九年，杨广二次亲征高丽，开国功臣杨素的儿子玄感乘机起兵，虽然仅仅六十多天便被隋朝扑灭，但是豪强武装不断掘起，罗艺起兵于涿郡，梁师都占据朔方，薛举金城称王，李轨盘据武威。李渊素怀济世之志，有经纶天下之心，一直在暗中窥测方向。杨玄感起兵反隋时，他担任弘化郡留守，妻兄竇抗劝导说：“玄感动起来了，图讖指明李氏将取代杨隋，你怎么还按兵不动呀？”“好事不从忙中起，”李渊平静地回答，“看准了再说。盲动与事无益，反而会遭致祸殃。”两年后，李渊调任河东讨捕使，副使夏侯端精通玄机天象，对他说：“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稳，岁星居于参宿的位置，必

有真人起于晋地。不是你，难道还有别人？”大业十二年，李渊授封右骁卫大将军，奉诏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他知道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饷粮可支十年，私下十分庆幸，留下长子建成和四子元吉在河东潜结英俊，随身只带世民赴任，让他在晋阳密招豪友，暗中活动。隋炀帝诏命李渊守太原，其本意是用他镇压农民军和抵御突厥入侵，同时又可以防止他走上杨玄感兵变的道路。太原当四战之地，李渊掌管五郡之兵，内心把它当做了起兵的根据地。十二月，突厥侵犯北边，李渊遣副留守高君雅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抗击。出师不利，吃了败仗，李渊惊恐失色，忧惧天子怪罪下来。果然天使不期而至。李渊明知来者不善，只得哭脸装笑脸，敞开中门迎接。天使带着数名随员和羽林军步入中堂正中，面南而立，从袖筒里取出一轴黄绢，唤道：

“李渊接旨！”

“臣李渊接旨。”李渊双膝跪倒下来。

天使展开绢轴，嗽了嗽嗓子，朗声宣读道：“大隋皇帝诏曰：太原留守兼晋阳宫正监李渊，马邑太守王仁恭，勿视边防，抗击突厥失利，疑有拥兵自重之嫌。着令将二人押解江都，听候查处。钦此！”

“吾皇万岁，万万岁！”李渊叩拜毕，躬身站立一旁。

“来啊，将李渊拿下！”天使两眼一瞪，厉声喝道。

两名羽林军挺着胸脯上前，摘下李渊的幞头，准备捆绑。李世民一阵风卷进堂内，拱手喊道：

“尊使且慢！”

“你是何人？”天使见来者气宇轩昂，英姿勃勃，怔了一下，随口丢出一句话来。

“在下是留守的次子李世民，特来参见天使。”

“免礼，免礼。”天使皮笑肉不笑，“我们在执行公干，请公子回避。”

“世民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

“请讲！”

“尊使听禀，圣旨并没有认定我父亲的罪过，只说疑有拥兵自重之嫌。怀疑不等于事实。既然没有定罪，那就不该抓人。”

“强词夺理！”天使怒气冲冲，太阳穴“突突”直跳，“押解江都，不绑缚，跑了怎么办？”

随员揎袖捋臂又要动手，李世民岔开双腿拦在中间：“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可乱来。”

“你父子胆敢抗旨不成？”天使脸色铁青，鼻翼煽动。

“不敢。”李世民耸了耸肩膀，“别误会，我是怕尊使误传了圣旨。”

“误与不误，错与不错，到了江都，自然会见分晓。”

“那就请尊使辛苦一趟，先回江都弄清楚了再来。”

天使气得说不出话来，明知李世民钻了圣旨行文不妥的空子，却又拿他莫奈何。这时候，司铠武士襄和鹰扬府司马许世绪等一帮人拥了进来，说说笑笑，从中调解道：

“尊使远道而来，一路风尘，应当将息几日。留守大人，快快备酒，为天使接风洗尘。”

“诸位请吧，边吃边谈，有话坐下来慢慢说，什么都可以说清楚，事情也会办熨贴，不会让天使为难。”

他们软硬兼施，拖的拖，推的推，拉的拉，把天使、随员和羽林军拥进了餐室。

天使回朝复旨后，隋炀帝颁敕赦免了李渊，不再追究其抗击突厥不力的罪行。李渊受了一场虚惊，这才觉得儿子世民的确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善察时变，善于周旋，比他计高一筹。但是他仍然不露声色，保持谨慎态度：“世民毕竟年轻，才十八岁年纪，阅历不够，不知深浅。常言道，一着错，满盘输。举旗起事非同儿戏，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家破身亡，岂不为天下英雄所耻笑！看来还得

试一试他的钢火，否则便不可吐露心思。”李世民来到书房，趁左右无人，提醒李渊说：

“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苦，马邑郡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了王仁恭，自称太守，又引突厥直逼太原，晋阳城外已经变成了拼杀的战场。如今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莫失上天赐予的良机。”

“大胆！”李渊佛然作色，“你怎么敢说出这种叛逆的话？我现在就要逮捕你，向朝廷告发。”他取出纸笔，做出要写奏章的样子。

室内顿时沉默下来。案上的茶壶冒出一股一股的热气，空气似乎很紧张。李世民面不改色，犹如一座坚固难破的石垒稳坐在那里，不躁不萎，不慌不忙，款款地说道：

“孩儿观察天时人事，确实如此，才敢开口。爹爹一定要告发，我愿一死。”

“咳，我哪会忍心告发自己的儿子。”李渊的口气缓和下来，“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但是你千万要谨慎，不得随便乱说。”

次日，李世民又找了李渊，他拿出破釜沉舟的势态，宽阔的前额皱起三条抬头纹，目光闪烁如电光雷火，决计不避艰险，敞开肺腑，慷慨陈辞，直抒胸臆。

“时局愈来愈乱，盗贼日益增多，大人奉命讨贼，可贼讨得尽吗？最后还是不免获罪。而且世人都传说李氏当应验图谶。李浑无罪，却一朝灭族。大人即令能把贼剿灭干净，功高也不会受到奖赏，却反而会更有性命之忧。只有听信我昨天的建议，才可以解除灾祸。这是求生之策，也是进取之策，请不要犹疑不决。”

“我一直都在思量你的一字一句，平心而论，十分在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家破人亡，由你。变家成国，也由你。”

“爹，用不着徘徊观望了。”李世民进一步撺掇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一个小小的亭长，芒砀起兵，终于夺取了天下。父亲手中尚有

上万人马，还可以调动五郡的兵力，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成功的把握也就更大喽。”

“我没有随大流发难，实际上主要是军事上还没有部署好，贸然举事将带来灭顶之灾。另外，眷属寄居在河东，你们兄弟还没有聚集到一块。”

“这事不难，可以马上派人去把他们接过来。”

“不行。”李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王威和高君雅对我监视得很紧，他们随时会去江都告御状。”

父子二人正在交谈时，晋阳县令刘文静来找李世民。李渊知道儿子把他放出了监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干预此事。

刘文静与瓦岗军首领李密是姻亲，被炀帝敕令关进了郡狱。文静是一个面颊宽阔的中年人，大胡子，大块头，可是举止轻巧灵活，洒脱倜傥。他精力充沛，而且智深勇沉，知权达变，仿佛每个毛孔里都是心眼，颇有相国的才器。李世民慕名探监，二人一见如故，刘文静坦然倾诉心曲道：

“群雄并起，裂土封王，除非有商汤、周武、汉高祖和光武帝那样的本领，否则不可能匡正时局，安定天下。”

“安邦定国的人自然有，只是常人识别不出来。”李世民挑起两道漆黑而细直的眉毛，“我来狱中探望你，并非出于个人私情，而是诚心诚意前来讨教，筹谋划策，与君图举大计。”

刘文静激动得似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满嘴的胡子也抖动起来，肺腑之言好比决了堤的洪水，哗啦哗啦，滔滔不绝地倾泻：“皇上南巡江淮，李密围攻洛阳，切断了他的归路。各路反王称霸一方，逐鹿中原，非真主休想驱驾问鼎。惟有应天顺人者，举旗大呼，才能平定四海。”

“当地民情如何？”

“百姓避难，拥入太原。我当了几年晋阳县令，了解其中的英雄豪杰，一旦召集拢来，可得十万之众。令尊大人统军有方，号令

严明，众望所归，乘虚入关，直取长安，半年左右，帝业可成。”

“这番话正合我的心意，恼火的是家父还没有想通。”

“说服留守大人，那得拐个弯，搬动晋阳宫监裴寂。”

刘文静知道裴寂和李渊特别友好，二人常常一起宴饮戏耍，促膝谈心，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李世民和刘文静达成共识，于是邀请裴寂设法劝说李渊起兵反隋。为了笼络裴寂，李世民买通狱吏，放出刘文静之后，不惜掏出数百万钱，让他跟裴寂赌博而故意输，使其开心，然后以话搭话说：

“裴监，你我二人的出身，比曹参、樊哙如何？”

“曹参不过小小的刀笔吏，樊哙一狗屠，发迹之前，怎能和我们相比。”

“可是发迹后，一个个拜相封侯，位极人臣，我们又不可和他们相比喽。”

“不要自暴自弃，小看自己。我们也可心像他们那样，辅佐当今的高祖创立帝业，劳苦功高，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交谈中断了片刻。裴寂望着炉中燃烧的炭火，暗暗揣摩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刘文静老谋深算，也许是输多了钱，不甘心，设下圈套来赚我。”想到这里，他绕开了正题，藏头露尾地说：

“年轻时，我去京城长安，路过华岳庙，烧香磕头问前程。当夜菩萨托梦给我，过了而立之年，便将时来运转，脱掉蓝衫换紫袍。时至今日，我年近半百，却照旧一官半职混日子。”

“啊哈，”刘文静仰面笑道，“日子要过不要混。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不会掉下富贵来。”

“这样的世道，身家性命尚且难保，还有什么富贵可言。北方突厥始毕可汗屡寇太原，掠夺财帛子女。刘武周最近攻占了汾阳宫，目光已经投向了晋阳。我的命苦哇，父母早亡，家道衰空，好不容易熬了过来，又逢此乱世。倘若晋阳宫失陷，皇上饶得了我吗？”

“你我彼此彼此，可谓同病相怜。不过，话又说回来，大丈夫生

于天地间，岂可自甘堕落？”

“你的意思是……”

“奋起与命运抗争，辅佐明主争夺天下，建功立业。”

“明主在哪里？”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刘文静恳切地回答说，“唐公李渊的祖父李虎，和当今天子的祖父杨忠，都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北周取代西魏，李虎佐命有功，死后追封唐国公。其子李昞袭封唐国公，拜御中大夫，历官鄜州刺史、安州总管，以及柱国大将军。李渊幼年即袭封唐公，而且是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姨侄，所以，他和炀帝是姨表兄弟。唐公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的职务。其妻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换句话说，他的岳母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

“他们的婚姻，一直被传为佳话哩。”裴寂伸出双手在炉火上搓了搓，把话接了过来，“周武帝特别喜欢这个外甥女，从小养在宫中。窦氏的父亲窦毅也很怜爱她，看重女儿才貌双全，不可随便许人，于是在门屏上画了一只孔雀，求婚的贵门子弟必须先射中孔雀的眼睛。前后数十人射来射去，惟独李渊发二箭，各中一目，顺理成章地娶了窦氏。”

“唐公真是武功盖世，无人敢比。”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告诉你，”炉火烤得裴寂的脸色通红，他的兴致也被调动起来了，眼睛闪耀着光芒，露出了得意的神气：“唐公是个城府深严的人，心里话只对我说，做事从不瞒我。你敢不敢和我打赌？裴某略施小计，便可叫唐公立马行动起来。”

刘文静把他和裴寂接触的情况告诉李世民后，长孙无忌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从内室走了出来。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敏的哥哥，洛阳人，其先世源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担任过宗室长，故改姓长孙。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父亲长孙晟，则为隋朝右骁卫将军。父亲病故，舅父高士廉收养了长孙兄妹。高氏是

渤海著名的衣冠右姓，从曾祖父到父辈历任北魏、北齐和隋朝的显官。士廉颇有才气，博古通今，长孙兄妹受其影响，勤学好问，钻研文史。兄妹二人都长得高而瘦，文质彬彬，差不多去掉了祖先尚武的风俗。

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袭承了拓跋氏的遗风，腰圆膀阔，孔武有力，显得粗犷而强悍。双肩特别的宽，胸脯像扇面一样展开，站在门口快把门框都给塞满了。因逃避辽东之役，他一直躲在李世民家里。两个人都喜爱刀枪骑射，经常在一起练武，打得火热。李世民很欣赏他的武艺和豪爽性格，十分敬重他。他在这里比长孙无忌还要放肆，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要就要，有什么话从不存在心里，该讲就讲，没有丝毫顾忌。进门时，他听见了刘文静的几句话，便在门口站住了，粗喉大嗓地喊着问道：

“文静兄，你到底有没有把握，裴老儿当真能起动唐公爷？”

“叔叔，”李世民依照长孙敏的称呼唤道，“你先坐下来，大家一起斟酌斟酌。”

“我这人性急，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就坐不下来。”

“你站在那里，就像一头大黑熊，把光线都挡住了。”刘弘基望着长孙顺德咧嘴笑道。

“嗨嗨，这我可没注意。”骤然，长孙顺德皱了皱额头，翘起了板刷般的兜腮胡子：“吓，你小子怎么骂人？我是大黑熊，那你就是一条大灰狼。”

刘弘基站起身来：“你再不进来，我就把你推出去。”

长孙顺德鼓出了突起的圆眼：“老子正闲得没事干，手痒痒的。你来，我跟你在外面比试比试。三个回合打不倒你，我跪下来跟你磕一百个响头。”

刘弘基一撩袍角，准备往前走，李世民伸手拦住了。他知道这是两个泼皮似的人物，天不怕地不怕，好事坏事都干得出来，见面

不打打闹闹，就争争吵吵，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刘弘基尤其狂傲，一对小眼睛翻上额头，对谁也不正面瞧一眼。他身高不足六尺，獐头鼠目，门牙像钉耙一样露出唇外，外貌丑陋，奇形怪相，猥猥琐琐，而力气却大得惊人，一手抓住飞奔的马尾巴，能够拖得它倒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通。他的骑射简直堪称一绝，跑马射箭的本领与李世民不相上下，顺射反射，箭箭都能射中靶心。

“这是什么时候了，你们却有闲心斗嘴斗舌，争胜逞强。”刘文静走到长孙顺德跟前，把他扭了进来。

众人安静下来后，李世民兴奋地说：“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唐俭来了，他也劝家父起兵。”

“人呢？”长孙顺德问道，“他跟唐公是怎么说的？”

“他对家父说，北方跟戎狄结盟，南方招收豪杰，以此来取天下，这是商汤和周武的壮举。”

“唐公的态度如何？”

“家父说，商汤周武我不敢比。我若举兵，就私而言，不过希望活命，就公而论，是要拯救苦难的百姓，平定祸乱。然而又叫唐俭暂且注意一下言行，让他再三考虑考虑。”

唐俭的父亲唐鉴，担任过隋朝的戎州刺史，跟李渊要好，二人又曾经同领禁卫。李渊在太原留守任上，唐俭与李世民这两个贵族子弟交往频繁，十分亲密。

室内又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闹闹嚷嚷，刘弘基还哼起小调来了。刘文静扫视了一圈，双手向下压了压，提醒说：“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王威，一个高君雅，要防止他们向朝廷告发。”

“抓起来，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先抓起来再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不约而同地吼起来。

“他们的身份特殊，”李世民解释说，“实际上是皇上派来的钦差，不到那一天，不可动手。”

“还要等好久？”

“快啦。”李世民边回答边安排说，“大家赶快分头行动，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成败在此一举。”

二 连环美人计

刘文静走了以后，裴寂坐下来算了算账，这次他又赌赢了一百零八两纹银。一种庆幸和陶醉的快慰情绪涌动起来，心弦甜丝丝地颤动着，他那像被斧头斫成的寡骨脸上泛着油光，忽而端杯畅饮，忽而姿意纵笑，接着又跳起来兜圈子：“财神爷对我真是青眼相看，格外关照，昨日赢了他的铜钱，今天又赢了银子。如果再赌下去，只怕要赢他的珠宝喽。”

檐前的鸟鹊呷呷地叫。御园里的鲜花蓓蕾绽开，含笑吐艳，宛若绣锦似的斑斓多彩。树叶儿在春风中飒飒摆动，风儿带着鸟语和馥郁芬芳的花香味儿，一阵一阵地飘过来。一只蜜蜂嗡嗡绕着螭头飞舞，裴寂挥了挥长袖，往后一退：“刘文静老谋深算，赌棍一条，他怎么会老输不赢？不对头，这其中必有缘故。哦，”他在脑门上拍了一下，“明白了，看来他想笼络我，故意输钱，让我开心，甘心情愿替李世民说话，说服李渊早日举兵。难怪他有那么多银钱，原来是李世民拿出来的。李世民这小子不简单，想得倒真美——他网罗的人当中没有李渊的心腹，说话没有分量，不得不求助于我。”两只打闹的麻雀从宫门上跌下来，接近地面时松开了嘴，又扑腾着翅膀往上飞，边飞边扭结在一起叽叽喳喳对吵，对啄。“方今天下已成逐鹿之势，”裴寂瞟了麻雀一眼，“皇上大失人心，隋朝的一统江山统不下去了，快完蛋了。鹿死谁手？天意如何？如今到处传唱：‘杨主虚花没根基，李子结实并天下。’可是，姓李的除了李